

祖紹楚騷高遠引,越名任心自風流

- 論嵇康對屈原的接受與創新

余霞*

- 차례 -

1. 嵇康與屈原總體特徵之異同
2. 嵇康詩文對屈辭的接受與模仿
3. 嵇康詩文對屈辭的發展與背離

〔中國語要旨〕

嵇康與屈原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志向高遠,精神高潔,不與世俗同流.雖然表現出不同的生命形態,但他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以及追求精神目標的執著,都深深影響了後代中國知識分子.嵇康在承繼屈原精神及屈辭時,也在消解其政治執著性與楚辭譬喻系統,對傳統思想的革新力度也超過了屈原

关键词: 屈原, 嵇康, 屈辭, 詩歌, 散文, 接受美學, 魏晉

* 湖南科技大學校 講師, hn_yuxia@126.com

在中國文學史上，戰國屈原(前353年?—前283年?)與三國嵇康(公元223年—公元262年)生活前後相距五百餘年，時地不同，環境有異，卻同為悲劇人物。他們的生命因殘酷現實的逼迫戛然而止，精神和人格卻益發高揚凸顯，蘇世獨立，震撼古今。他們同為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巨人，為後世崇敬的文學典範和精神高標，影響深遠，他們也是對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巨匠」魯迅影響尤其重大的二人。從思想和文學接受史來看，嵇康無疑是屈原的學習者和崇拜者，其人格精神和文學創作與屈原及楚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嵇康在追蹤屈原及楚辭的過程中又同中有異，體現出不同時代特有的文化風尚與精神特徵。

1. 嵇康與屈原總體特徵之異同

從與政治的關係來看，嵇康和屈原有很大區別。屈原與楚王同姓，是楚國中心集團的上層貴族。嵇康雖然也出生士族，“家世儒學”，父親嵇昭曾在曹魏擔任“治書侍御史”¹⁾，屬於中下層官吏，但他一直沒有進入政治的核心，僅有散官閑職，屬於普通士族階層。屈原的一生大起大伏，既有出入王廷，應對諸侯的輝煌時刻，又大半生放逐於偏遠地區，可謂經歷了政治的風雲變幻。嵇康生活在曹魏與集團司馬集團暗中角力的時代，他很快看清了司馬氏覬覦皇權的現實，對於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避之猶恐不及，更無由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負。屈原“博聞強識，明於治亂”，是個才幹超群的政治家。嵇康“好老、庄”，“不修名譽”，“常修養性服食之事”(《晉書·嵇康傳》)是典型的竹林名士。屈原雖遭受沉重的政治打擊，卻拳拳不忘楚國和楚君，“雖九死其猶未悔”。嵇康追蹤老莊而遠離

名位，“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後期對於朝廷和朋友的政治召喚無動於衷，甚至以絕交相威脅，是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因此，從總體的思想趨向來看，屈原嚮往在政治上實現美政理想，施展才幹，振興邦國以求國運永昌。嵇康則是力圖掙脫政治的牢籠，遠離殘酷恐怖的權力鬥爭，以求身心的自由和超脫。

從文學特徵與形象來看，嵇康與屈原也有極大的不同。屈辭心繫國家與君王，上下求索，以深沉的愛國精神光耀千古，如黃鐘大呂，蕩氣迴腸。嵇康詩賦以洞見生命玄奧為旨歸，遺落世事，心系泉林，似古琴悠揚，玄妙高遠。屈辭怨恨於君王之“不察”，眾小之“嫉妒”，嵇康詩文則痛心於道德之虛偽，人心之欺詐。屈辭多報國無門，懷才不遇的憤懣，嵇詩多隱逸避世，羽化登仙的灑脫。屈辭求國家治亂之路，以國家富強為己任，嵇文論宇宙和諧自由之理，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屈辭乃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新詩體，以文采見長，“精彩絕艷，難與並能”，「離騷」尤為鴻篇巨製，詞彩華茂。嵇康詩，賦，文兼長，詩歌以四言居多，效仿『詩經』，雅潤精鍊，論說文說理推陳出新，富有辭彩，從總體來說，其文學推崇自然清新，“以恬淡為至味”(《答難養生論》)。從文學形象來看，屈原行吟澤畔，枯槁憔悴，念念不忘以“死”明志，嵇康服食導引，養生全真，對“生”懷有無限眷念。二人創作的方式也有極大的區別，屈辭“惜誦以致愍，發憤以抒情”，從心靈感發的力量而成文，具有鮮明的感性特徵。嵇康「琴賦序」云：“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托心”，表達了一種“體物”，“興慮”，借物明志的創作路徑，富有強烈的理性色彩。

東晉王恭云：“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此語不難看出東晉名士借「離騷」以附庸風雅的虛偽情態，亦可看出「離騷」與魏晉文人的親密程度。嵇康作為魏晉名士的代表，「離騷」及屈原精神已然成為其文化閱歷的一部分，其「答二郭三首」(其二)有云：“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表明對屈辭意蘊的深刻理解。同時，嵇

1)「三國志·王粲傳」注引『嵇氏譜』，見(晉)陳壽撰，(南朝)裴松之註，『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605面。

康有「卜疑」一文, 在形式和內容上與屈原「卜居」極為相似, 因此清代嚴可均與當代學者均認為這是嵇康模擬屈原的作品。嵇康與屈原同屬亂世, 又同樣有着遠大的理想和深邃的社會觀察力, 在人格精神和藝術追求上有着相當的一致性。

首先, 嵇康與屈原都有着高潔的人格理想。屈原天賦“內美”, 又重視外在修養, 餐菊飲露, 昭示精神的高潔, 佩蘭紉蕙, 追求靈魂的芬芳。“好修以為常”, 至死而不渝。嵇康也是一個眾人傾慕的美男子, 所謂“風姿清秀”, “龍章鳳姿”, 東晉庾闡「孫登贊」論及嵇康: “嵇子秀達, 英風朗烈。”雖然嵇康“土木形骸, 不自澡飾”, 自稱“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但其內心對高潔人格的追求和嚮往與屈原並無二致。二者鬱抑孤獨, 期待知己, 渴求同道。屈原多次表達自己孤郁煩惑, 陳志無路的憤懣, “國人無人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離騷」) “世幽昧以眩耀兮, 孰雲察余之善惡?”, “世溷濁莫吾知, 人心不可謂兮。”(「九章·懷沙」) “退靜默而莫余知, 進號呼又莫吾聞。”(「九章·惜誦」) 嵇康人格亦孤高拔俗, 曲高和寡, 每每在詩文中感慨知音難求。「贈兄秀才入軍詩」曰: “郢人逝矣, 誰與盡言?” 「卜疑」曰: “郢人既沒, 誰為吾質?” 「四言詩」曰“鍾期不存, 我志誰賞”。二者厭惡世俗沉濁, 不願同流合污, 追求精神的遠遊。屈原“悲時俗之迫阨兮, 願輕舉而遠遊。”(「遠遊」) “欲高飛而遠集”(「九章·惜誦」), “高馳而不顧”(「九章·涉江」)。嵇康精神的潔癖亦讓他難以忍受人世的污穢, “何為穢濁間, 動搖增詬塵?” 因此他夢想“慷慨之遠遊”, “輕舉翔區外”, 在他看來, “琴詩自樂, 遠遊可珍”, 只有詩琴藝術和遠遊高舉, 才能得到心靈的逍遙自足。嵇康高潔自珍, 不齒與奸詐偽善之人為伍, 冷落鍾會, 絕交呂興, 坦蕩見底, 真純赤城。羅宗強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深入地剖析了嵇康死因之後, 由衷地讚美嵇康“如竹如松如荷之高潔, 又如雪之晶瑩”²⁾, 對嵇康人格的崇敬溢於言表。

2) 羅宗強,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126面。

其次, 嵇康與屈原都是富有鬥爭精神的勇士。屈原和嵇康的作品都充分展現了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 高昂的主體精神, 以及獨立的價值判斷, 正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現代學者魯迅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史, 最為推崇的作家就是嵇康和屈原³⁾。魯迅1907年作「摩羅詩力說」云: “惟靈均將逝, 腦海波起。……茫洋在前, 顧忌皆去。對世俗之渾濁, 頌己身之修能, 懷疑自遂古之初, 直至百物之瑣末, 放言無憚, 為前人所不敢言。”⁴⁾ 對屈原詩歌的創造性, 戰鬥性大加讚賞。魯迅對嵇康的摯愛更是無以復加。資料表明, “魯迅自從一九一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去世為止, 陸續校勘『嵇康集』十多次, 長達二十多年之久”⁵⁾, 可謂殫精竭慮, 被譽為千百年後嵇康的“知己”⁶⁾。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說: “嵇康的論文……思想新穎, 往往與古時舊說相反。”對於嵇康文章在思想界的開創價值予以充分地肯定。嵇康與屈原都有激烈的鬥爭精神, 正道直行, 對黑暗的現實毫不妥協。屈原“放言無憚, 為前人所不敢言”, 而嵇康則是更進一步, “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 “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 將統治階層假道行的虛偽“面紗”統統戳穿, 在儒家“有道則顯, 無道則隱”的處世哲學和“達則兼濟, 窮則獨善”的權變主義背景下, 屈原, 嵇康一往無前的鬥爭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另外, 嵇康與屈原均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 嵇康離世後, 都成為後世社會討論的焦點, 被後人深切敬仰與同情。從賈誼「吊屈原賦」開始, 有漢一代的文學家和史學家, 大多對屈原的人格和文學成就

3) 周作人「魯迅與中學知識」一文云: “他(魯迅)愛『楚辭』里的屈原諸作, 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見周作人 著, 張明高, 范橋 編, 『周作人散文(三)』,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年, 522面。筆者認為, 從魯迅的諸多論述來看, 魯迅最愛的是嵇康, 其次是屈原, 陶淵明等。

4) 魯迅 著, 洪治綱 主編, 『魯迅經典文存』,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5年, 19面。

5) 李文生, 『心泉集』,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年, 42面。

6) 曹聚仁,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曰: “他(魯迅)是千百年後的嵇康, 阮籍的知己。”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年, 179面。

都給與了崇高的評價。司馬遷『史記』頌揚屈原「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王逸『楚辭章句』盛讚屈原的影響：“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哪怕是批評屈原“露才揚己”的班固也認為「離騷」“弘博麗雅，為辭賦宗。”以屈辭為主體的『楚辭』與『詩經』並稱為“詩騷”，不僅對於漢代文學影響巨大，而且對整個中國文學史都影響深遠，正如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嵇康則堪稱魏晉名士的精神高標，他的人格魅力對魏晉文人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長的。嵇康離世時，三千太學生為之請願求情，當時的社會影響之大可見一斑。西晉夏侯湛『獵兔賦』中直接襲用嵇康「贈秀才入軍」詩第十四首成句“息徒蘭圃，秣馬華山。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入賦，表現了對嵇康詩文的激賞。東晉丞相王導是著名的玄學大家，他南渡過江後，只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世說新語·文學』），其中前二理乃因嵇康而聞名中國哲學史的辯論論題，嵇康學術思想的影響可見一斑。史料記載，東晉明帝司馬紹有畫「息徒蘭圃圖」即取意於嵇康「贈兄秀才入軍」的“息徒蘭圃，秣馬華山”之句⁷⁾。另外，東晉史道碩、戴逵、南朝宗炳、毛慧遠均有嵇康及其作品相關的畫作傳世⁸⁾，表明嵇康對東晉南朝影響十分深遠。屈原，嵇康雖生於異代，但二者獨立高揚的主體精神以及文采和哲思兼具的文學作品深深影響了後世人們。

2. 嵇康詩文對屈辭的接受與模仿

第一次將嵇康與屈原相提並論的是在東晉，「晉書·謝萬傳」載謝萬：

7) (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70面。

8) (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93, 200, 211, 231面。

“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⁹⁾謝萬作「八賢論」的目的是跟孫綽討論士人的出處行藏問題，認為“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的觀點則是“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鮮明表現了玄學後期儒道合流的思想傾向。謝、孫二人的討論，雖未將屈原，嵇康作專門比對，但卻表明二者在東晉人心中都屬於古代士人的典範與賢才。南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云：“屈原顯暴君過”，“嵇康陵物凶終”，以“韜光養晦”的人生哲學對二人的性格缺陷進行了批判，亦可見對二人的憐憫。唐代黃滔「祭先外舅文」：“盜跖宥而嵇康刑”，“屈原冤而文考溺”更表現出對社會不公的控訴，對屈原，嵇康人生悲劇的同情。到了當代，將屈原與嵇康視為同調的是魯迅，前文已經提及，魯迅一生最愛屈，嵇二人。從精神實質上看，屈原，嵇康與魯迅是有共通性的，那就是“舉世皆濁”的清醒意識，不屈不撓的“硬骨頭”性格和強烈決絕的反抗精神。當代研究魯迅的一些學者，亦參與了對屈原和嵇康的論爭，房向東認為屈，嵇都是“崇高的”，“憂國憂民者”¹⁰⁾，蔡仲德認為屈原與嵇康“志趣完全不同”，“氣象”也“判然有別”。屈原“對君王以妻妾自居，怨而不怒，因而其作品瀰漫陰柔之氣”，“為中國文化提供了君國不分的愛國典型，忠奸之爭的悲劇模式”；嵇康“始終與惡勢力抗爭”，“公然拒絕與司馬氏合作”，“可謂尚氣任性，慷慨激烈，有陽剛之美”，因此屈原重在憂國，嵇康重在憂民(人)”¹¹⁾。還有一些學者對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進行了深入地比較研究，後面將專門提及。

雖然後世人們將嵇康和屈原進行比對的情形並不多見，但是屈騷對於魏晉文學的影響着實深遠，因此，嵇康的文學創作在很多方面都與屈辭是一脈相承的。

首先看總體風格。嵇康現存詩歌五十多首，四言詩佔一半以上，其餘

9)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2086面。

10) 房向東，「嵇康為何而死」，『中華讀書報』，1998年6月17日。

11) 蔡仲德，「關於嵇康的死因及其他」，『中華讀書報』，1998年9月16日。

為五言,六言和雜言,五言詩十餘首¹²⁾。梁鍾嶸『詩品』把所見前代五言詩分為源出『楚辭』,『國風』,『小雅』三系,鍾嶸『詩品』評嵇康:“其源出於魏文”;評魏文帝曹丕:“其源出於李陵”;評李陵:“其源出於『楚辭』”,嵇康五言詩即屬於楚辭系¹³⁾。鍾嶸的評鑒譜系雖偶有失當之處,但嵇康詩歌的總體風格與屈辭着實有不小的關聯。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浪漫主義特徵。無可否認,嵇康的論難文章邏輯清晰,辭達理暢,其詩賦在寫作主題上也是有一種說理的傾向,但其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嚮往卻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特徵。班固「離騷序」曾批評「離騷」云:“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這正是屈辭浪漫主義風格的基本特徵。王逸注「遠遊」主旨,謂屈原不容於世,欲濟世而不得,故“托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曆天地,無所不到”,嵇康詩歌無疑也有這樣的特點。嵇康有「遊仙詩」想像自己與王喬駕六龍,游玄圃,家板桐,采神葯,奏「九韶」,又「秋胡行」“徘徊鐘山,息駕於層城”,“遂升紫庭,逍遙天衢”,追求縱心肆志,超脫塵世的理想境界,與屈原「遠遊」的遠逝自疏與「離騷」的駕虬乘鸞周流上下的自由精神,瑰麗想像是非常相似的。

其次是詩歌意象。首先看輕舉遠遊的意象,屈原「遠遊」一詩,對嵇康的影響是非常大的¹⁴⁾。在「遠遊」中,屈原所追慕的兩個仙人是赤松和王喬,“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二人也是嵇康的精神偶像,“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秋胡行」),“結好松喬,攜手俱游”(「贈兄秀才入軍」),「卜疑」中有:“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的生命追問,甚至在「琴

12) 據『嵇康集譯註』(夏明鈞譯註,哈爾濱:黑龍江文學出版社,1987年)統計,嵇康詩歌一共60首,其中四言詩30首,五言詩12首,六言10首,七言楚辭體1首,雜言7首。

13) (南朝)鍾嶸撰,張朶,李進栓注釋,『詩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113,109,67面。

14) 「遠遊」一詩的作者歸屬至今仍有爭議,本文認為,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明確認定此詩是屈原作品,而嵇康與王逸生活時期相距不過百年,因此在嵇康生活時期,「遠遊」屬於屈原作品是沒有問題的。

賦」中亦有:“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的奇特想像。另外是木意象,屈辭的草木植株是非常富有象徵性的意象,俯拾即是,形象生動,意蘊豐富,使楚辭清香瀰漫,富有濃郁的楚國文學的特色。嵇康的詩歌也時常可見此類意象。“棄此蓀芷,襲彼蕭艾”(「贈兄秀才入軍」)表明對兄長未來處境的擔憂。屈原「離騷」云:“恐鶉鴒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嵇康道:“嗟我殊觀,百草俱腓。心之憂矣,誰識玄機?”(「四言詩十一首(其五)」)他與屈原對政治及人生的焦慮何其相似!

另外,驅車趕路的意象也來自於屈辭。屈原驅車為王道導夫先路,又上下求索,尋求各種通向美政之路,這種驅車趕路的意象對嵇康的創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嵇康「贈兄秀才入軍」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雖是想像兄長軍旅途中的景況,但其文字根源於楚辭。屈原「離騷」曰:“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兮。”又「涉江」曰:“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芳林。”嵇康「贈兄秀才入軍」云:“朝發太華,夕宿神州”,“朝游高原,夕宿蘭渚”與「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遠遊」“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湘夫人」“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之驅車趕路朝發夕宿的想像內容基本相通。

屈辭句式的因襲。嵇康「思親詩」表達了對逝去母親和兄長的思念。其中句云:“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歛失聲”,“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可謂情真意切,聲淚俱下。該詩在句式形制上明顯脫胎於屈原『九歌』。「山鬼」詩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少司命」詩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九歌』中的這種“○○○兮○○○,○○○兮○○○”句式,正是嵇康此詩之所本。而嵇康「思親詩」肝腸寸斷的哀痛和『九歌』諸詩歌所表現的深沉的感唱和濃烈的情思又是極為相似的。嵇康頗負盛名的「琴賦」也有因襲楚辭之處。其開篇讚美琴桐生長環境的高峻以及吸納日月精華的美質,與後

文並不類同。文云：“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驥。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篇後亂云：“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樂器賦並非三國時期僅有，西漢時期就已經繁盛起來，西漢王褒有名篇「洞簫賦」也是採用這樣的句式和體制，因此嵇康「琴賦」在句式和體制上並無新創，其文學源頭自然也是楚辭。「離騷」中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形成了『楚辭』最常見的“○○○○○○兮，○○○○○○”句式。嵇康「琴賦」開篇的頌讚即本於此。屈原『九章』諸篇之“亂”以及「橘頌」等篇正文的“○○○○，○○○兮”句式就是「琴賦」“亂”之所本。由此可見，嵇康的創作在形制上可能是模擬了漢代文學作品，但是其根源還是來自於屈辭。嵇康還有「聲無哀樂論」一文，與他人辯論聲音有無哀樂情感的問題。該文設置了“秦客”和“東野主人”兩個辯難人物。這一對問形式的設置與西漢對問體文章一脈相承，但其根源都來自於屈原「漁父」，「卜居」以及宋玉「對楚王問」等楚辭作品。

屈辭主題的模擬。嵇康對於屈辭的接受，最明確的例子就是「卜疑」對於「卜居」的模擬。嚴可均在輯訂『全三國文』時在嵇康「卜疑」文後下按語云：“此擬「卜居」”。崔富章先生認為“在形式上，「卜疑」明顯地受到「卜居」的影響。”¹⁵⁾ 葉當前認為二者都是中國古代卜筮文化的產物，二文形成一種互文的相互闡釋的效應。¹⁶⁾ 從題目上看，「卜疑」對「卜居」的模擬關係即一目了然。從形式看，二者均採用對問體，設置卜筮和問卜二人物，通過對問闡明主題。從內容上看，「卜居」設問表達了屈原人生道路的困惑和正道直行的堅定，「卜疑」設問亦表達了嵇康對於生命何去何從的追問以及最終不愧己心的選擇。二者卜筮的結果也相類似，「卜居」中的太卜鄭詹尹最終放棄卜筮並云：“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

策誠不能知此事。”「卜疑」中的太史貞父也只能說“至人不相，達人卜”，表示不能給出答案。從句式看，「卜居」主要用“寧……乎？將……乎？”的句式來設問，「卜疑」亦如是。

嵇康是『詩經』的忠實繼承者，他清新俊逸的四言詩就很多化用『詩經』成句。但他對屈原及楚辭的學習也是全方面的，不僅在人格精神上，也在作品創作中體現出來。從下表可以看出，嵇康對屈原「遠遊」情有獨鍾，有些詞語未加改換，痕迹是很明顯的。嵇康對『九歌』的作品也時有借鑒，體現了嵇康詩文的浪漫主義傾向。

嵇康詩文用詞出自屈辭統計表¹⁷⁾

| 屈原作品 | | 嵇康作品 | |
|------|-----------------------|----------|------------------|
| 「遠遊」 |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 「琴賦」 | 夕納景於吁虞淵兮，旦晞干於九陽。 |
| 「遠遊」 |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 「琴賦」 | 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
| 「遠遊」 | 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 「琴賦」 | 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 |
| 「遠遊」 | 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 「述志詩」 |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 |
| 「遠遊」 |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 | 「贈兄秀才入軍」 | 瞻望弗及，徙倚彷徨。 |
| 「遠遊」 | 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 「贈兄秀才入軍」 | 結好松喬，攜手俱游。 |
| 「遠遊」 |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 「遊仙詩」 |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 |

17) 按，嵇康詩文多次化用屈辭同一詩句處，只錄屈辭一句，此表中屈原作品均錄自吳廣平『屈原賦通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嵇康作品均錄自(晉)嵇康著，夏明鈞譯註『嵇康集譯註』(哈爾濱：黑龍江文學出版社，1987年)。

15) 崔富章，「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雲夢學刊』，1997年第2期。

16) 葉當前，「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讀」，『武陵學刊』2015年第4期。

| | | | |
|----------|-------------------|--------------|--------------------------|
| 「遠遊」 |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 | 「五言詩三首」(其三) | 何為穢濁間，動搖增詬塵？慷慨之遠遊，整駟俟良辰。 |
| 「遠遊」 |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 | 「思親詩」 | 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歎失聲。 |
| 「離騷」 |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 「贈兄秀才入軍」 | 咀嚼蘭蕙，俛仰悠遊。 |
| 「離騷」 |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 「贈兄秀才入軍」 | 朝發高原，夕宿神洲。 |
| 「離騷」 |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 「贈兄秀才入軍」 | 棄此蓀芷，襲彼蕭艾。 |
| 「離騷」 |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 「四言詩十一首」(其十) | 左佩椒桂，右綴蘭苕。 |
| 「離騷」 | 恐鶉鴝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 「四言詩十一首」(其五) | 嗟我殊觀，百草不腓。 |
| 「離騷」 |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 「四言詩十一首」(其十) | 雲蓋習習，六龍飄飄。 |
| 「離騷」 |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 「古意」 | 安得反初服，抱玉竇六奇。 |
| 「九歌·河伯」 |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 「贈兄秀才入軍」 | 駕言出遊，日夕忘歸。 |
| 「九歌·湘君」 |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 「贈兄秀才入軍」 | 俛仰慷慨，優遊容與。 |
| 「九歌·雲中君」 | 浴蘭湯兮之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 「秋胡行」 | 上蔭華蓋，下采若英。 |
| 「九歌·少司命」 |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 「述志詩」 | 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 |
| 「九章·思美人」 |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 | 「贈兄秀才入軍」 | 仰訊高雲，俯托輕波。 |

| | | | |
|---------|-----------------|----------|------------------|
| 「九章·抽思」 | 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 「思親詩」 | 望南山兮發哀嘆，感機杖兮涕洟瀾。 |
| 「九章·惜誦」 |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 「述志詩」 | 願與知己過，舒憤起其微。 |
| 「九章·懷沙」 |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 「贈兄秀才入軍」 |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

嵇康對屈原及屈辭的深入接受與效仿，與時代及個人因素有着密切關係。嵇康處於政治黑暗的魏末，司馬氏集團把持朝政，剷除異己，“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無論是從一個正直士人的角度，還是從曹魏家族女婿這一敏感的身份，嵇康內心都是不安寧的。嵇康本人又“剛腸嫉惡，遇事便發”，這種“龍性難馴”的性格，又加據了他與政治及周圍環境的緊張關係，強烈的孤獨感與屈原的孤獨感是相通的。

3. 嵇康詩文對屈辭的發展與背離

無可否認，屈原及屈辭是嵇康精神生活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資源也僅僅是嵇康豐富生命形態的成因之一。嵇康之所以成為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和後世魏晉風尚的代言人，乃是基於嵇康自身特點以及時代風尚的推揚。

就浪漫主義風格而言，二者的文學創作都充滿了瑰麗而神奇的想像，但二者同為乘龍駕鳳，飛騰升天，卻仍有不同。屈原作品有一個總的譬喻系統，即王逸所說“引類譬喻”，“「離騷」用男女愛情暗喻君臣契合，用求女來表現求君，是其‘男女君臣之喻’整體構思的表現。”¹⁸⁾而嵇康的遊仙，則與其修習養生之術密切相關。嵇康服膺老莊，“智之所知，未若

18) 吳廣平，《屈原賦通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27面。

所不知者眾矣。”(「難宅無吉凶攝生論」),認為世人的智慧終究不能窮盡宇宙之無窮。從「養生論」和「答難養生論」可以看出,嵇康認為西漢以來的登仙不死等神仙思想固然虛妄,但“上獲千餘歲,下得數百歲,可有之耳。”因此嵇康對養生延壽抱着極其真誠的態度。且看嵇康「四言詩十一首」(其十):“羽化華岳,超游清宵。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佩椒桂,右綴蘭苕。凌陽贊路,王子豐輶。婉變名山,真人是要。齊物養生,與道逍遙。”詩中雖然襲用了屈辭的語句,但是並沒有沿用其譬喻系統,因此具有魏晉遊仙詩共有的特點,既純粹的心靈幻想和對神仙世界的嚮往。

「卜疑」被認為是對「卜居」亦步亦趨的作品,但是仔細研究,他們仍有很大的不同。由「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可知,「卜居」作於屈原被疏遠放期間,此時屈原離政治權力相對較遠。而「卜疑」作於嵇康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期間,離政治的距離較近¹⁹⁾,二者的心態是很不一樣的。作為葉當前認為:“在開放文本狀態下重新理解屈原,嵇康的人格精神,不難看出兩人在政治態度,處事思維,行為方式上的區別:屈原態度堅決,一往無前,與邪惡勢力不兩立;嵇康思想矛盾,徘徊在顯隱之間,嫉邪憎惡卻無能為力。”²⁰⁾此說頗有道理,「卜疑」雖在題材形式上套用了「卜居」,但是其思想內容卻有着很大的不同。嵇康此作有其真實的心靈苦悶,比屈原的矛盾更為幽微複雜,不只是有顯與隱的矛盾,還是直與屈,身與心,名與利,得與失以及老與庄等多重困惑。「卜居」的問卜並非沒有答案,屈原假借卜辭,以自明心志,警戒世人,正如

19) 按,「卜疑」的系年至今仍未有定論,筆者認為,「與山巨源源絕交書」乃是此文系年的重要突破口。童強『嵇康年表』認為「絕交書」作於景元元年(260年),嵇康年38歲。信中雲“前年從河東還”呂安等告知山濤想推舉嵇康做官,信後有“自卜已審”云云,而「卜疑」中有“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謀利,仕不謀祿”,可以推知嵇康在得知山濤第一次想推舉自己為官時,內心有過掙扎。而甘露五年,也就是景元元年五月,高貴鄉公曹髦奮起反抗司馬昭被殺,年不足二十歲。嵇康此時看清了司馬集團極為殘忍歹毒的手段以及欺瞞天下的虛偽,內心開始與司馬集團完全決裂,寫下了「絕交書」。因此,「卜疑」很可能作於甘露三年(258年)或甘露四年(259年),此時的嵇康還沒有完全斷絕入仕的念頭。

20) 葉當前,「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讀」,『武陵學刊』,2015年 第4期, 112面。

清王夫之云:“屈原設為之辭,以彰己之獨志也”,“托為問之蓍龜,以旌己志”²¹⁾。「卜疑」的問卜則大多不見作者的抉擇之意。例如:“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由此可見,「卜居」乃屈原一人心靈之抉擇,嵇康的「卜疑」代表了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心靈迷惘的普遍性。

嵇康與屈原一樣都是勇於抗爭的鬥士,厭惡污濁的世俗,鄙棄澆薄的人心,但是他們抗爭的內容仍有不同。班固批評屈原“競乎危國群小之間”(班固「離騷序」),倒是有幾分道理。屈原在詩中反覆申述“惟賦黨人之偷樂”,“眾女嫉余之蛾眉”,與結黨營私,嫉妒賢才的奸臣對抗,不懼自己遭殃身死,只是“恐皇輿之敗績”,多次以死作諫,希望當權者醒悟,一腔赤城忠心於家族與王權,正如朱熹所說:“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²²⁾嵇康作為一個中下層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對抗的是脫離了儒家思想原義的整個虛偽狡詐的現實,“非湯武而薄周孔”抨擊一切不合理的武力,包括司馬氏皇權,甚至曹魏皇權²³⁾。羅宗強在分析嵇康死因時,認為嵇康對自己反對的內容過於“認真”,“執著”,是個不折不扣地“世俗的敵對者”。因此,從對抗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嵇康所面對的對手要比屈原的對手強大得多。同為與現實人生對抗的鬥士,屈原的悲劇或可避免,而嵇康的悲劇則是不可避免。嵇康的悲劇是中國古代高揚精神自由,對抗一切不合理因素的知識分子命運的典型代表。有路可走而殉以生命,屈原即成為神話似的理想主義的殉道者;一心求生卻無路可逃,嵇康就成了笑話似的現實主義的前車之鑒²⁴⁾。但是從人類思想革新以及推進士人個體生命自主性的角度來看,嵇康對傳統思想的革新力

21) (明)王夫之,『楚辭通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5面。

22)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面。

23) (宋)李清照「詠史」詩云:“兩漢本紹繼,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見李清照撰,孫秋克選編,『李清照詩詞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150面。

24) 「顏氏家訓·勉學篇」:“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見(北齊)顏之推撰,賈二強校點,『顏氏家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22面。

度, 要比屈原更大一些, 這也是魯迅最崇敬嵇康的最重要原因。

就對後世的影響來看, 屈原是一個天才特出, 卓絕千載的文學家, 他開創的楚辭, 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所謂“才高者苑其鴻裁, 中巧者獵其艷辭, 吟諷者銜其山川, 童蒙者拾其香草。”(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明儒博達之士, 著造詞賦, 莫不擬則其儀錶, 組式其模範, 取其要妙, 竊其華藻。”(王逸『楚辭章句』) 有漢一代辭賦的繁盛得益於屈原及楚辭, 而後世各類文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沾溉。西漢劉向整理前代楚辭及模擬楚辭的作品, 『楚辭』一書形成。楚辭在漢代文人傳播過程中, 逐漸經典化。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已將「離騷」稱「離騷經」, 可見屈辭在漢代受到的崇高的禮遇。其後, 研究『楚辭』的學者層出不窮, 代不乏人, 形成了綿延悠久, 影響深遠的專門的“楚辭學”。

嵇康對後世的文學影響不及屈原, 但是他預身其間的玄學風氣卻逐漸改變了中國古代詩歌的方向, “正始明道, 詩雜仙心”(「文心雕龍·明詩」) 嵇康的詩歌創作已經開始顯出玄言詩的傾向。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云: “正始中, 王, 何好老, 庄, 而世遂貴焉。至過江, 佛理尤盛, ……而詩, 騷之體盡矣。”²⁵⁾ 嵇康在接續楚辭之時, 也在削弱詩, 騷的影響, 而自鑄新意, 使“發憤抒情”的詩歌傳統轉向談玄說理, 崇尚虛無。且看「六言詩十首」(其四):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 馳驚竭力喪精, 得失相紛擾驚, 自貪勤苦不寧。”此詩表達了身貴名輕的老莊思想, 告誡世人不要以身殉名。全詩純然說理, 是一首典型的玄言詩。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評云: “嵇康詩預兆了“玄淡”的美學趣味之在後世的發展, 同時也預兆了玄言詩時代的來到。”²⁶⁾ 嵇康終究是一個思想家, 而並不專以文學名世。他對於宇宙, 社會, 人生都有深入的思考, 他在「釋私論」中提出“無措是非”, “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觀念, 提倡人生不為慾望驅使,

回歸自然本性, 不以教條化的名教觀念為唯一判斷標準, 實在是針對漢末以來矯飾偽善, 貪婪爭競的風氣, 找到一條“真正通往道德高尚的道路”²⁷⁾。嵇康追求養素全真, 著「養生論」, 卻不能真正做到全身遠害, 因此在後世受到質疑, 「顏氏家訓·養生篇」云: “嵇康着「養生」之論, 而以傲物受刑。”²⁸⁾ 唐代杜甫亦云“何必走馬來為問, 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醉為」) 在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中, 嵇康對文化的革新價值逐漸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但是他遺世獨立, 敢於懷疑的精神終究不會消亡, 終於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魯迅將之挖掘出來並加以倡揚, 嵇康的精神才得以重放異彩。

總體來看, 嵇康與屈原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志向高遠, 精神高潔, 不與世俗同流。雖然在不同的時代, 他們表現出不同的生命形態, 但他們對社會黑暗面的激烈批判, 以及追求精神目標的堅定執著, 都深深影響了後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孤獨而彷徨的反抗者, 並因此而殞命, 但是他們的生命卻喚起了更多的共鳴和回應, 他們的影響力是穿越時代的, 他們的精神也是永不刊滅的。

25) 穆克宏 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2年版, 174面。

26) 王鍾陵, 『中國中古詩歌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04面。

27) 童強, 『嵇康評傳』(下),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313面。

28) (北齊)顏之推 撰, 賈二強 校點, 『顏氏家訓』,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年, 40面。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ChuCi and Roaming in the Realm of Tao

- On Ji Kang's Acceptance and Deviation from Qu Yuan

Yu, Xia(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th Ji Kang and Qu Yuan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y have lofty aspirations, noble spirit and do not share the same stream with the secular. Although they show different life forms, their criticism of the dark side of society and their persistence in pursuing spiritual goals have deeply influen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later generations. When Ji Kang inherited Qu Yuan's spirit and Chu Ci, he also dispelled his political persistence and the metaphor system of Chu Ci, and his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surpassed that of Qu Yuan.

Keyword : Qu Yuan, Ji Kang, Chu Ci, Poetry, Prose, Reception Aesthetics, Wei Jin

[한국어 초록]

嵇康과 屈原은 모두 중국 지식인의 전형적인 대표로서, 포부가 크고 고결한 정신을 지녔으며 세속에 융합하지 않은 인물이다. 두 인물은 서로 다른 삶의 방식을 지녔지만, 사회의 어두운 이면을 날카롭게 비판하고 정신적 목표를 추구하는 집념은 후대 중국 지식인들에게 큰 영향을 미쳤다. 혜강은 굴원의 사상과 작품을 계승하였으나 굴원의 정치적 집착이나 초사 속 비유수법은 과감히 버렸으며, 전통사상 개혁하는데 있어서도 굴원보다 훨씬 적극적이었다.

주제어 : 屈原, 嵇康, 屈辭, 詩歌, 산문, 수용 미학, 魏晉

[参考文献]

- 蔡仲德, 「關於嵇康的死因及其他」, 『中華讀書報』, 1998年9月16日.
- 曹聚仁,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年.
- (晉)陳壽撰, (南朝)裴松之註, 『三國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年.
- 崔富章, 「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 『雲夢學刊』, 1997年 第2期.
- (唐)房玄齡等撰, 『晉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74年.
- 房向東, 「嵇康為何而死」, 『中華讀書報』, 1998年 6月17日.
- (晉)嵇康撰, 夏明鈞譯註, 『嵇康集譯註』, 哈爾濱: 黑龍江文學出版社, 1987年.
- (宋)李清照撰, 孫秋克選編, 『李清照詩詞選』,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年.
- 李文生, 『心泉集』,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年.
- (南朝)劉義慶著, (南朝)劉孝標註, 余嘉錫箋疏, 『世說新語箋疏』,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年.
- 魯迅著, 洪治綱主編, 『魯迅經典文存』,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5年.
- 羅宗強,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穆克宏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2年.
- 童強, 『嵇康評傳』,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 (明)王夫之, 『楚辭通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
- 王鍾陵, 『中國中古詩歌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 吳廣平, 『屈原賦通釋』,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
- (北齊)顏之推撰, 賈二強校點, 『顏氏家訓』,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年.
- 葉當前, 屈原「卜居」與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讀, 『武陵學刊』, 2015年 第4期, 108-113面.
- (唐)張彥遠撰, 『歷代名畫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
- (南朝)鍾嶸撰, 張朶, 李進栓注釋, 『詩品』,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年.
- 周作人著, 張明高, 范橋編, 『周作人散文(三)』,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年.

(宋)朱熹, 『楚辭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접수일: 2019. 11. 22 총평일: 2019. 12. 17 게재확정일: 2019. 12. 29